
怡情佚史

饭,忽又高兴,到了洗红轩。因想起琴言如何还不进来,象已过了假期了,即叫小丫头去唤珊枝进来。小丫头去了一会,同了珊枝上前。公子问道:“琴言是哪天告假的?”珊枝道:“正月二十四日。”公子道:“正月二十四日,今日已是三月初二了。他告一个月假,怎么过了七八天还不回来?”珊枝不言语,停了一停,又说道:“想必有事,自然要完了事才进来。”公子道:“我想他也没有什么事,明日叫人出城找他,问他几时进来?”珊枝答应了。公子又问了些别的话,也就进去。不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

索养瞻师娘勒价 打茶围幕友破财

话说琴言在怡园,与子玉叙了几日,颇觉十分畅满。到长庆葬事过了,忙了两三天,琴言辛苦了,身子有些不快起来,意欲安顿几天再进华府。

一日,早饭后卧在房中,见他师娘进来,琴言连忙站起。师娘叫他坐了,说道:“从前你进华府,不知华公子怎样的对你师父讲的,师父也没有对我说过。他在时我诸事不管,如今是要我支持门户了。我想我们一年总要三千吊钱才够花消,你看那天福、天寿挣得出来吗?你没有进华府时,一月内极少也挣得二三百吊钱,如今你又不进班子,这钱自然要出在华府里,想他们也不肯白使唤人。你与我讲定了,一月给我多少钱,其余你自己存下,将来也可成家立业,过一辈子的日子。今虽少了你师父一个,其余还是一样,就算省俭些,大约二百吊钱一月总要的。你师父苏州没有家,我又回不去,我不守住这个旧业,做什么呢?三十几岁的人了,还有什么路走?开门七件事,好不难!还有那些人情使费,是免不了的。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,你替我想想,叫我怎样,不靠你靠谁?”

琴言听了,呆了一会,心中想道:“这倒是件难事!当初我也不知怎样,也不晓师父得过多少钱。就听得他们说,师父每月进府来领一次,也不知多少。如今师父死了,他们只怕未必照旧了。若除了华府,又问谁去要钱,难道还可以问度香商量么?不比在外常可见面。此刻师娘要我一月定给多少钱,这倒是件难事!况且公子近来待我又不如从前,这话怎好去问他?”想来想去,不得主意,答不出来。他师娘心上疑着华公子待琴言不知怎样好,自然要一千就是一千,要二千就是二千。这几天在琴言身上盘算,把个心想昏了,又恐琴言存着坏心,道是师父死了,便可撒开。所以长庆媳妇的心,想钱倒与长庆一样,可称良偶,便要紧挤住了琴言,做个靠山吃山、靠水吃水的主意。见琴言不语,

更生疑虑 ,又道 :“你怎么不说话 ?多少总要有个定数。”

琴言道 :“当日师父将我送进华府 ,原是避难 ,我实不知是怎么讲的。华府有钱给他没有钱给他 ,我也不知。且我进去之后 ,从没有见着师父的面 ,只听说师父每月到府一回 ,也只在门房里 ,不知领多少钱。此时我又不出去应酬 ,一月给师娘多少钱原是应该的 ,但我拿不定主意 ,自己有钱无钱 ,我怎敢随口答应 ?设或答应了 ,又不见钱呢 ,怎么对得住师娘 ?”他师娘口中哼了一声道 :“我不信 !我也不知细底。你师父是不知自己要死 ,若知道自己要死 ,也早对我说了。我听得去年你没有进去时 ,华公子就打发人出来 ,说要买你 ,他可不是不肯花钱的主儿。一个人凭良心过日子 ,怎么师父一死 ,你就变起心来 ?”琴言听了这些话 ,已气得要哭 ,只得忍住了 ,说道 :“这话只好等我进去了再商量 ,我自己是没有留一个钱。去年及新年的赏赐 ,就是前天那一包银子。师娘要三百吊钱一月 ,只怕不能有这许多 ,总要问明白公子才好定得。但是这句话 ,师娘代我想想 ,怎好自己去对公子讲 ?”

他师娘冷笑道 :“人在他家半年多了 ,还不好讲 ?交情越重 ,钱应该越多了 ,若是不给钱的交情 ,要他做什么 ?你不要装糊涂 ,他又没花过三千、五千两的替你出师。若出了师 ,我自然不能对你讲这些话了。还有那一种有良心的 ,念着师父、师娘 ,就出了师 ,还常常孝敬也是有的。不然你就对他说 ,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出师 ,我可以置些产业 ,倒比零碎的好。这两条路 ,凭你走哪一条 ,你总要讲明了才可进城。不然进去了 ,我又不能进来找你 ,便费了许多周折。”说罢 ,起身出去了。

琴言受了这些话 ,又不能驳他 ,心中好不气苦 ,以为师父死了 ,这个身子由得自己 ,哪知师娘更加利害。气忿忿的重新躺下 ,思前想后 ,毫无主意。伤心了一会 ,又想到 :“我每逢想不透的 ,经香晚一说就明白了 ,此事非与他商量不可。”主意定了 ,带了跟他的小孩子 ,随身便服 ,走出门来。

到有素兰寓处 ,却值素兰未回。意欲回家 ,又属烦闷 ,想宝珠离此不远 ,不如找他谈谈也好。才得出素兰门 ,只见两人站在街心 ,偶抬头一看 ,一个是圆脸 ,生得混沌沌 ,脚下倒是一双皂靴 ;一个生得獐头鼠目 ,便帽上拖着一绺长红帽纬。琴言低着头只顾走 ,觉那两人就跟着他。听得一人低低的说道 :“好一朵鲜花 !”又听得一个说道 :“咦 !是哪一家的 ?我竟不认识。我们且踩踩他。”又听那个说道 :“这才算个好脑袋呢 !”琴言听了 ,好不有气 ,然也无可奈何 ,

只好由他们讲。只听得背后■①促促,脚步接着脚步,衣裳碰着衣裳,顺风吹来,鼻中觉有狐臊气。急行几步,到了宝珠门口,叫小孩子进去问时,也不在家。琴言见那两人又在后头站着,心中气极,便急急的回去,那两人也就急急的跟来。琴言到了自己门口,一直低了头进去了。此刻正是散戏的时候,这些相公如何在家?琴言白白走了一回,路上又遇着这两个厌物,更加纳闷,进了房,长叹了一声,不觉泪下。

偏有那师娘的表弟伍麻子,不看天色,走进来坐在炕沿,捏着潮烟袋,找了个纸条子,抽了二、三十口,纸煤烟灰吹得一地。又盘三问四的寻这样,看那样,琴言好不厌烦,也不理他。伍麻子吃了一会潮烟,问琴言道:“我听说华府里那些大爷们,是不用说了,各人家里都是大屋子,有十个八个小老婆陪着睡觉,就是那些三爷、四爷、五爷,连那些赶车的、养马的、铡草的,新年上也穿着狐狸皮袄?”说到此,将手比着个样子道:“这么大的皮荷包,拴在腰里,到赌场上解开来,尽是银镲子,抓一把就押个孤丁②。还有去年来找你闹的那个姓金的三小子金二,在酒馆子里喝酒,也叫个打十不闲的陪陪。虽然是说他爹的钱,然而也还有这些出息,是真的吗?怎么这些人也这么发财?”琴言心中只管纳闷,更加烦恼,哪里有心听他的话,只是不答应。

伍麻子又道:“我听说这还不算什么奇事。他家的银子,柜子里装不下,就散堆在墙脚边。到了两三年不用他,受了潮气要霉烂的,便发出来晾晒。晾晒了一天,就有人将五两的换他十两的,将二两的换他五两的。他也不点数,偶然看出来,说:‘我的银子如何变小了?’那些人说:‘晒了一天晒干了,自然收小了。’这些话我有些不信。难道这位公子真当着银子都晒得干吗?”琴言听到此,不觉失笑道:“你这话是哪里听来的?”伍麻子道:“我们有一班朋友,闲着没有事,聚在一处就讲这些话。城里一个华公子,城外一个大园子里的徐老爷,这两家富贵,讲一年也讲不完。说那徐老爷的园子里,山子石底下,埋着十缸银、十缸金。那看金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黄毛,看银子的财神爷是一头的白毛。到半夜里,他两个便坐在园墙上吓人,还要拿金锭、银锭子打人,有时运的被他打着了,就捡了金银回去,回去就发财,没有时运的被他打着了,捡起来

① ■(jí,音辑)——不依次序而越过。

② 孤丁——赌博时,把赌注押在一门上,叫做孤丁。

是块黄土，回去还要生病。我看财神爷也势利，只奉承有时运的人。”琴言听了倒也好笑。

伍麻子正说得高兴，忽外面有人叫他，就出去了。原来有两个客来打茶围，伍麻子招呼到客厅坐下。打量这二人，见一个衣裳很旧，穿着旧皂靴，头上的小帽子油晃晃的，沾了些灰土。心上想：他不是个监生^①老爷，就是个没选期的老爷。”那一个衣裳略新些，帽上拖着一络红线纬，虽不象个有钱的，或者倒是个老白相^②。问了他们的姓，让他们坐了。

你道这两人是谁？一个是乌大傻，一个是姬亮轩。他二人新在戏园里认识，这日都在街上闲走，适相遇了，跟了琴言到了门口。亮轩恍惚记得这个门，想了一会，想着了，就猜方才见的是琴言。后又想起奚十一的话，说前月在聘才处叫他陪过酒，无疑是他，便与大傻讲了。大傻见亮轩高兴，欲赞成他进去，好吃个镶边酒，便道：管他是与不是，既是相公寓里，总可以逛得的。我们且进去坐坐，喝杯茶也好。”亮轩道：你高兴就进去，我是奉陪的。”商量了一会，才同了进去。

这边伍麻子正在张罗，却好天福、天寿散戏回来，见亮轩象是见过的，又记不清，请了安。那个大傻子，他们却见过，他在园子里听衬戏的，便也请了安。大傻子迷迷糊糊的说道：今日兰保的《盗令》《杀舟》，桂保的《相约》《相骂》，实是个名人家数，他人做不来的。”亮轩道：你们还认得我么？”天福道：有些面善，想不起来，好象哪里见过的。”天寿眼瞪瞪的看了一会，问道：你能不是去年同一位吃烟的老爷来？那位吃烟的同我师傅打起来，还是你能拉开的。”亮轩道：你的记性好，天福就不记得了。”天福听了，也想起来道：哎哟！那一天好怕人，那位吃烟的好不利害，把桌子都打翻了，还直打到里头去。幸亏我躲得好，不然给他一脚也踢个半死。”亮轩道：可不是，亏我救了你们，你们感激我不感激呢？”天寿道：那一位如今哪里去了？”亮轩道：现在病着。”天福道：天报，天报！叫他多病几天。”

大傻子道：方才见个相公进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天福道：没有呵，我们就是师兄弟两个。”亮轩道：有一个进来的，比你们高些，有十六、七岁了。”天寿

① 监生——明清进入国子监就读的学生。

② 白相——南方人称闲游为白相。

道：“没有，没有，我们只有一个琴师兄，从华公府回来，如今他也不算相公，不唱戏了，或者你们看见的就是他？”亮轩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就是他。可以叫他出来见见么？”天福摇头道：“他不见人的。多少人知他回来了，要见见他，他总不肯出来。就只到怡园徐老爷处，除了他家，是不到第二家的。”大傻子道：“他既不肯出来，你领我们到他屋里坐坐，是可以的。”天寿摇头道：“他要骂我们。”伍麻子站在廊前道：“我们这个琴官，如今是华公府的二爷，不见人了。二位老爷如高兴，叫天福、天寿伺候罢。”大傻子望着亮轩道：“你们既然是旧交，自然也应叙叙，断无空坐之理！”亮轩支吾道：“我还有点事。”天寿道：“你能没有事，你能是不肯赏脸。”亮轩道：“真有事。”伍麻子道：“坐坐罢，就有事也不必忙。如今他的师父不在了，他师娘就靠着这两个孩子呢。”大傻子道：“你也难得出来，我也走乏了，略坐一坐罢。”又问天福道：“你师父几时不在的？”天福道：“前月二十五。”大傻道：“咳！我竟不晓得他死了。你们虽不认得我，你师父倒与我极相好的。”天寿道：“我也常见你在戏园里，你怎么坐不住，总走的时候多？”大傻子道：“我的朋友多，照应了一个不照应那个，就招人怪了。”天福道：“我见你进来又出去，出去又进来，好象忙得很。”大傻子道：“既到这个园子里照应了，自然也要到那个园子里去照应，不然也要招怪的。”

伍麻子已走开。少顷亮轩要走，天福拖住了他，大傻却不动身。只见打杂的进来，在桌子上摆了几个碟子。天福道：“姬老爷请坐罢。”亮轩着急，对着大傻挤眉弄眼，要叫他走的意思，大傻装作不见，一手摸着那几根既稀且短的鼠须，沾了几沾。亮轩见他不动，只得独自想跑，说道：“我要小便。”天寿指着院子里道：“那东墙角就可以。”亮轩走出屋子，到院子中间，撒开脚步就走，不料天寿在后扯着他的发辫，一进将亮轩的帽子落了下来，发根拉得很疼。天寿嘻嘻的笑。亮轩急回头来，涨红了脸道：“这是什么玩法？”天寿拣了帽子，拍净了灰，与他戴上，拉了他进来。亮轩道：“我真有事，何苦缠我？”大傻子见了酒，喉咙已经发痒，劝亮轩道：“我们这般至诚留你，你就赏他们点脸罢。既摆了出来，不赏他们的脸，也叫他们下不去。”亮轩无法，又见大傻不肯走，反留住他，想是大傻要做这个东。如果大傻作东，也就放心了，只得勉强坐下。天福、天寿各斟了酒，亮轩饮了两杯，见大傻子放心乐意的喝酒，手里抓了一把杏仁，不住的往嘴里丢，又见他吃了三个山里红，一个柿饼。亮轩心上又想要去看看琴言，此时已经点了灯，便对天福道：“你同我到你师兄屋子里去坐坐罢。”天福道：“你定要见他，待我先去讲一声。”

天福进去,见琴言在那里看书,便说道:“外面有个姬老爷要见你,见不见呢?”琴言道:“我见他作什么呢?你见我见过人吗?”天福没趣,将要出来,琴言想要关门,不料亮轩、大傻已走到房门口,就都扁着身子挤了进来。琴言满脸怒容,尚未开言,大傻子深深一揖,亮轩也屈着腰,作了半个揖,满面堆下笑来。琴言倒也无法,只得还了一揖,不好就走。他们也不待招呼就坐了。亮轩眯齐了鼠眼,掀唇露齿的要说话。大傻先说道:“怪道多天不见令师,原来归天了。我竟全然不知,非但没有具个薄分,连拜也没有来拜一拜。多年相好,从前承他一番相待,倒也不是寻常的交情。”又摇着头道:“荒唐,荒唐!不知那些联幛的公分,有我的名字没有?”亮轩笑容可掬的道:“我去年奉拜过的,偏值尊驾进了华府,以至朝思暮想,直到今日。前日又听得尊驾与敝东同席,我就没福奉陪。敝东是个直爽人,不会温存体贴,一切尚祈包涵,不要见怪。”琴言见这二人,就是路上跟着他走的,心中甚恼,及见他们恭恭敬敬的作揖,一个说与师父相好,一个说与他敝东同席,正猜不出这两个是什么东西,也不来细问,含糊的答应了一声,叫小子给了两盅茶。

大傻一面吃茶,见挂着一副对子,念将出来,错了两字。大傻腹内既属欠通,眼光又系近视,倒最喜念对子看画,充那假斯文。琴言看了暗笑,路路看他们的相貌,已经生厌。又见亮轩嘻着嘴说道:“我那敝东,其实很好交的,你是不知道他的脾气,若混熟了,只怕还离不开呢!”大傻道:“不见那春兰么?”亮轩道:“春兰固然,本来钱也花多了,自应心悦诚服的了。我那英官呢,借去用两天,就用到如今,不肯送还。这个小东西也恋着他,将我往日多少恩情付之流水。这也不能怪他,从来说白鸽子往旺处飞,也是人之常情。况且我这敝东在京里,也算个阔老斗,就与那华公子、徐老爷也不相上下,而且他们都是世交。前日那位徐少爷来,适值敝东不在家,他就到我书房来,坐了好半日,送他出去时,他再三的约我去逛园。”大傻道:“你去没有呢?”亮轩道:“我始而倒打算去,况且他往来那一班公子、名士,都与我相好。后来我想,他还没有做过外任,未必知道我们这一席是极尊贵的,若论座位是到处第一。我恐他另有些尊长年谊,不肯僭我,我所以没有去。”大傻道:“可惜,可惜!我吃过他家酒席,只怕京里要算第一家了。”琴言听得坐不住,幸天福、天寿都在这里,便对天福道:“你请二位到外面坐罢,我有事情。”便即走了出来。二人没趣,只得同天福、天寿也出来了。

亮轩就想从此脱身,一径的走,又被福、寿二人拉住。桌上又添了四小碟

小菜 两碗稀饭。亮轩心上想道：“这是什么吃局？一样可吃的菜也没有。难道八碟干果 四碟小菜 两碗白粥 就算请客不成？要不是傻子与他讲明，是要省钱的缘故？这个东大约是傻子作定了，索性吃他娘的！”亮轩也举箸吃了一会。大傻子已喝了两壶酒，将四碟小菜也吃干净了，喝了两碗粥，抹一抹嘴。见亮轩不甚高兴，便对天寿道：“姬老爷是要喝热闹酒的。你叫人去添些菜来，酒烫得热热儿的，与姬老爷豁几拳。今日是我拉他来的，你们巴结得不好，以后他就不肯来了。”亮轩打量是请他，便放了心，忙说道：“怎么是这样的？也算不得吃饭。”天寿道：“这原算不得吃饭。我当你们吃过饭了，随便吃盅酒儿坐坐的。既然姬老爷还没有用饭，另预备饭就是了。”大傻道：“是啊，我也没有吃饭。姬老爷也吹两口的，你何不请他去躺躺？”天福道：“那一天真也见你吃了两口，不过吹不多。”亮轩见大傻这般张罗，象个做东的样子，便有些喜欢。

天福同他们到了里面，一面吩咐厨房添菜备饭。亮轩原不会吹烟，不过藉此消遣。天福、天寿倒有几口烟瘾，便你争我夺的上烟。大傻乘他们不留心，即走了出来，他也饱了，便踏着破皂靴，匆匆而去。亮轩与福、寿二人说了一会话，问了些琴言光景。伍麻子来请吃饭，亮轩才找起大傻来，杳无影响，心中着忙，便变了神色，只管要找瓦大傻。天寿说道：“他去了，这个人坐不住的。我见他在戏园里，一天总要走个十几回。想必他就来的，我们先坐，不用等他了。”亮轩只得坐了，看菜是四碟四碗，两盘饽饽，就吃了些，终是无精打彩，心上要想个脱身之计。

那伍麻子在旁，见大傻子先走了，看这位又是心神不定，象有心事，倒也猜不着他要跑。那长庆的媳妇，自从丈夫死后，家里还是第一回开张留客，叫伍麻子好好照料，不要待慢了老斗，故常在窗前站立。那两个孩子本来不会说话，夹七夹八的，亮轩更坐不住，横竖迟早皆走。吃完了，嗽了口，对天福道：“今日扰了你们，我只好明日补情的了。今日却没有带钱。”天福听了呆了一呆，不敢答应。还是天寿略灵些，说道：“老爷既没带钱，府上在哪里住，叫人送老爷回府，就可以带了来。”亮轩道：“这也不必，我明日送来罢。”伍麻子听了，想道：“有些不妙，不料这两位是这样的！”便进来在窗户边站着，看着亮轩。亮轩想硬走出来，天寿拉住道：“不用忙，再坐坐。”亮轩不理，只要走，天福也来拉住。亮轩一想，不如拿出去年奚十一的手段来吓吓他，便喝道：“做什么？哪里有天天带着开发来的？我们叫相公，是积了几回一总开发。你们

这些不开眼的东西，还不放手！不要叫我生起气来，也照去年的样，给你们一顿打！”两个孩子怕他，不敢说话。

伍麻子是个不懂规矩的人，道是长庆死了，他表姊全要仰仗他，若头一回买卖就是这样，脸上觉得不好看，况且又是他帮着留的，听了亮轩这些话，便动了气，说道：“姬老爷，你这话讲得不在理！你老爷又没有来过两回，伺候了半天，酒饭烟茶都是钱买来的，一个大钱不见面，倒要骂人不开眼。就说送你回府，也没有说错，难道你没有个住处？就是住店也有个店，住庙也有个庙。身边不带着，自然就到府上去领。这句话就算得罪了人么？你既没有带钱，难道不准你走，留你的东西做抵押不成？自然跟你回去，知道了一个地方，就歇一天给我们也使得。”亮轩无言可答，再想说两句大话，又说不出来。那样鸡肋身材，木瓜脑袋，就装些威风，也吓不动人。只得说道：“我是省你们跟我走，你当是什么？你既不嫌路远，就跟我去领赏。”

伍麻子想，那些跟兔不中用，便自己提了灯笼，照了亮轩。轻轻脚步，左绕右绕，还想遁去，无奈伍麻子紧紧的照着，亮轩只得回寓，叫他在门口等了。好不懊悔，上了大傻的恶当，心里骂几声，开了拜匣，找出几张钱票，看看去，犹如割他的肉一般，忍着心痛，拣了一张两吊的，又于纸页子内拣了一张一吊的，要找人送出。跟他的人又不在家，只得拈了一个纸条子，蘸上油，点了出来，交与伍麻子，转身就走。伍麻子虽不认得字，但长庆生前将票子叫他取钱，也不知取了若干，一字到十字，这几个凭你怎样写，他都认得。灯下一看，见是两吊，便叫道：“姬爷！转来！”亮轩欲待不理，他已跟进了门，只得应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伍麻子道：“这两吊钱怎样？是赏我的么？那相公开发酒席钱呢？”亮轩道：“我不晓得，一总在内！”伍麻子道：“姬爷不要玩笑，既然这么说，请收了！”便将票子递过来。亮轩无奈，只得又添上那一吊，说道：“尽在乎此！你要不要也随你罢。”伍麻子如何肯收，便发话道：“既然心疼着钱，也应打算打算，就不该进来。就是摆个酒，至少也得二十吊，何况添菜吃饭。三吊钱我们赏厨房打杂的还不够呢！”亮轩不理，一直进去了。

伍麻子欲要跟进来，门房里有人听见，出来问是什么事情，伍麻子将细底说了。那管门的笑道：“我们这师爷也太想便宜了，既要乐，又舍不得钱。你也算了，折了这一回本钱罢。不要在此罗唆，适或教我们老爷听见了，倒不好。”伍麻子见亮轩已进去了，又不好跟进去，再经那门公劝他，知道是奚十一的寓处，恐怕闹出事来，只好转回，却也讲了好些淡话，匆匆回家交帐。

长庆媳妇一见只有三吊钱,便说道:“哪里有这样开发?你也在哪里多年了,你见过收过三吊钱么?怎么不摔还他,也臊臊他的脸,腥不腥?臭不臭?两个相公留了两个客,烟茶酒饭,闹得乌烟瘴气的,还替人做跟班,提了灯笼送回去,接了三吊钱就夹着屁股回来。一个汉子连个数目字都不认得,难道你钱票子见得少么?”把个伍麻子骂得火星直冒,嚷道:“我岂不知道!我见千亿万,也没见这两个不爱脸的。一个喝了两碗粥先逃走了,这个也是时刻想跑。好容易逼住了他,送他回去,我想十吊、八吊最少不去了,谁料他先还只给两吊钱,这一吊还是后来加上的。那个忘八蛋肯接他的!他塞在你手里就跑进去了。我想跟他进去,有个管门的出来解劝,说是奚十一的寓处。那奚十一是好惹的?去年凭空的来找琴官,将姐夫一摔一个大癍斗,半天爬不起来,桌椅板凳打得粉碎。倘今日又遇见了他,可不要白挨一顿打?连这三吊钱也没有,我所以只好接了回来。我岂不想他三十吊么!”长庆媳妇道:“都是你们这些瞎眼睛的,也不分个人鬼!分明来打茶围的,苦苦拉住他,将一个臭虫当作洋虫。以后如遇这等不要脸的下作东西进来,务必撵他出去。太太这里不是舍粥厂!又不是我的儿子,吃了抹抹嘴就走。当家的死后,今日还是头一回开市,就遇着两个混帐东西,与前年那个开姜店姓杨的杨八一样,不是玉天仙还叫他姊夫呢!归根儿是他妈的白吃白喝!这些个不要脸的狗鸡巴懂的真他妈的可恶!”长庆媳妇叨叨了一回。

到明日,伍麻子去照票子,谁知后来添的一吊,还是张假的。又到奚十一寓处来找亮轩,倒被奚十一的家人骂了一顿。伍麻子受屈而回,只得自己赔上一吊钱,交清了帐,唯有咒骂亮轩而已。

琴言今日找着了宝珠、素兰,商量师娘要钱之事。不知宝、素二人有何良策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苏蕙芳慧心瞒寡妇 徐子云重价赎琴言

话说琴言是晚听姬亮轩、乌大傻说了多少瞎话,更加烦闷,幸他们就出去了。候到二更,不见宝珠、素兰过来,只得睡了,一夜无眠。到了次早,即叫小使去请他二人来。

是日,素兰清早已为王文辉叫去,少顷玉珠过来。宝珠道:“昨日失候,我到三更后才回的。他们也忘了,没有对我讲,方才你们五儿说起来方知道。两三天总不见你,为什么不出来散散闷?今日度香约赏杏花,咱们可同去

了。”琴言道：“可以。我这两日偶然感冒，觉得疲倦，今日也想出去散散。且假期已满，也要打算进城了。”宝珠道：“再歇两天进去也不要紧。进去了，咱们又会少离多了。”琴言道：“近来倒有件难事，我竟没有主意，故请你与香晚来商量，怎么代我想个法儿才好。”宝珠道：“什么难事？你且说来，但你想不到的，只怕我也想不到。”琴言道：“昨日我那师娘问我：进华府时，华公子对你师父是怎样讲的？可曾得过他家的钱？”又说：“家中一年的浇裹^①，须得两千四百吊钱。要我给他二百吊钱一月，说定了方叫我进城。我想去年原为奚十一的事送我进去，我进去了，也没有见着师父，不知其中是怎样的。今师娘忽然问我要二百吊钱一月，叫我怎么打算得出来。又要我去对华公子讲。又说师父死了，我就变了心。又说华府也没有花过三千、五千两，如今要我去对公子讲，要他出三千银子与我出师。出了师，才不要我的养膳，不然，这一辈子就要定在我身上过活。我想如今又不出去应酬。靠着府里节下赏一点东西，如何一月积得上二百吊钱？你是明白人，这话可以对公子讲得么？不是件难事？师娘又不晓得其中的难处，一味的问我要钱。你替我想一想，有什么法子，我是一无主意。”

宝珠听了，亦以为难，踌躇了一会，说道：“一年要二千四百吊，三年也就三千两了。这养膳二字是没有尽期的。华公子性情不常，未必靠得定。若要他出师，或者看他高兴倒能，但也须有个人去与他说。还有一层，他既与你出了师，你这个人就算他的人，以后就由不得你，只怕就要在他府里终局。这是要你立定主意的。”琴言道：“这些事我也想过，但此时虽没有与我出师，我也不能自主。”宝珠道：“若有人与你出了师，你以后怎样？还是在外呢，还是愿进华府去呢？”琴言道：“此时我也不能定，且出了师，再打算出府。”宝珠笑道：“人家只有一出，你今有两出，不要将来犯了‘七出’^②！”琴言也笑了。

只见素兰走来，琴言、宝珠让坐了。琴言道：“你早上哪里去？”素兰道：“今早王大人叫我去，我当是什么紧要事，原来很不要紧的一句话。我与剑潭、庸庵谈了一会，方才到家。知道你请我，不知有何差委？”宝珠将方才的话

① 浇裹——日常生活的开支。

② 七出——古代休妻的七种原因：无子、淫僻、嫉妒、恶疾、多口舌、盗窃、不顺父母者。

与素兰讲了。素兰拍手笑道：“果然果然！不出我们所料，我真佩服他！据我说，是出师的妙，你且应承他出师。”琴言道：“好容易的话！你倒轻轻的一口断定了。这三千头打哪里来？我岂能去对华公子讲的！”素兰道：“定要三千？二千呢，可不可以？”宝珠道：“这事有点边儿了！请你来商量，你第一句答应出师，第二句就劈断银价，这是胸有成竹的话，岂不是可成么？”琴言道：“也要个旁人去说，三千、二千我也不能对他讲的。”宝珠问素兰道：“就算只要二千，你有何高见？倒要请教请教。”

素兰道：“这件事，我与一个人十天前已想到，而且商量了一回，但是未必然之事，所以没有对人讲起。”宝珠道：“你说佩服的谁？”素兰道：“那一天我与媚香闲谈，偶然讲起玉依来，媚香说他师娘……”素兰说到此，便向窗外望了一望，说道：“此处说话，那边听不真么？”琴言道：“听不见的。”素兰道：“媚香说他师娘与他师父一样利害，只怕这一辈子要靠玉依身上。玉依虽不唱戏，究竟没有出师。若论玉依的钱也就不少，看来此时未必有存余。若四、五千吊钱可以出得师，我们代他张罗张罗，或是几个相好中凑凑，也可凑得一半。就说是你、王氏弟兄、瘦香、■仙等，想没有不肯的。若能凑出一半，那一半就容易了。”宝珠道：“出师之后怎样呢？”素兰道：“那倒没有商量到这一层。只要出了师，这身子就是自己的了，那自然由得你。”宝珠道：“若在华府中，也与不出师一样，由不得他。”素兰道：“华公子也没有买他，他师父当日又没有写卖字给华府，怎么由不得他？难道在那里一世么？”

宝珠道：“此处说话到底不方便，我们何不同去找媚香商议？一同到度香处看看杏花，连碧桃也开了许多。不知今年节气这么早，我记得碧桃往年是三月中开的。度香今日也不请客，我们几个人去谈谈未尝不可。”琴言也甚乐从，换了一身衣服，一面叫套了车。素兰、宝珠都是走来的，二人便吩咐跟班回去套车，并吩咐所带的衣服，都到苏家佩香堂来。

二人即同坐了琴言的车，到蕙芳寓处，却值蕙芳在寓。三人进内，只见蕙芳在书桌上看着几本册页，见他们进来，笑面相迎，说道：“今日可谓不速之客三人来。”三人笑了一笑，且不下车，就看那册页。宝珠先抢了那本画的，那两人也凑着同看。有山水，也有花卉，却画得甚好。原来蕙芳新求屈道翁画的。看到末后一页，是一个美人倚栏惆怅的光景，栏外落花满地，双燕飞来，象是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的诗意，琴言触动了当年那个灯谜，忽忽如有所感。看题着一首绝句，琴言默念是：

春色关心燕燕飞,杏花细雨不沾衣。

倚栏独自增惆怅,芳草天涯人未归。

又将那一本字也看了。蕙芳让三人坐下,问道:“你们还是不约而同,还是约了同来的?”宝珠道:“约齐来的。我们同到度香处看杏花罢。”蕙芳道:“今日又有局吗?”宝珠道:“局是没有,也算个不速之客何妨?”蕙芳点首笑应。素兰、宝珠的衣服与车都来了,二人即换了衣服。蕙芳进内也换了,又问道:“你们同来竟一无所事,单为看花么?”素兰道:“事有一件,到怡园再讲罢。”蕙芳道:“何不先讲讲,此刻还早,到度香处尚可略迟。”素兰就将琴言的师娘要他出师的话,略说了几句。蕙芳道:“何如?我前日对你讲,你还说这也未必然之事,谁知竟叫我说着了。但是办这事,其实也不很难,就怕娘儿们的说话不作准,一会儿又不愿了,或是说定了数目,又要增添起来。且谁去与他讲呢?”素兰道:“那倒不要紧,就是我们也可以去讲的。”蕙芳道:“既如此,且到怡园再商量罢。”于是一同上车,径往怡园来。

进了园,看不尽绛桃碧柳,绿水青山。过了一座红桥,绕了十重绮户,才到“东风昨夜楼”边。只听得楼上清歌檀板,有人在那里唱曲。四人便住了脚步,听象度香的声音,唱着一支《懒画眉》。四人细听是:

慢说瑶台月下幸相逢,又住了群玉山头第一峰。耐宵宵参横月

落冷惺忪,又朝朝铜瓶纸帐春寒重,且请试消息生香一线中。

众人听不出什么曲本上的,觉得笛韵凄清,甚为动听。听得子云笑道:“倒底不好,还是你来,我来吹笛。”又象次贤唱道:

则这勾栏星月夜朦胧,听尽了曲唱江城一笛风。相和那帘钩敲

戛玉丁冬,引入离愁离恨的梅花梦,作到月落参横萧寺钟。

四人正在好听,忽然止了,听得次贤说道:“其实唱起来音节倒好。”又听得子云说道:“何不将工尺全谱了,教他们唱起来?”四人知道不唱了,齐走进去,书童匆忙上楼通报。

宝珠等走上扶梯,进得楼来。次贤、子云笑面相迎,见了琴言、蕙芳等更加欢喜,说道:“今日倒料不着你们来。”宝珠道:“都是我请来的。”又对次贤道:“瘦香身子不快,不来了。”琴言于此楼还是初次上来,见这楼弯弯曲曲、层层叠叠,有好几十间,围满了杏花。有三层的、有两层的,五花八门,暗通曲达,真成了迷楼款式。又望见前面的桃坞,隔了一座小山,一条清溪,那桃花已是盛开,碧桃还只半含半吐,连着那边杏花,就如云蒸霞蔚一般。看楼中悬着一额,

是“东风昨夜楼”，有一副长联，看是：

一夜雨帘纤，正燕子飞来，帘卷东风，北宋南唐评乐府。

三分春旖旎，问杏花开未，窗间青琐，红牙白■选词场。

次贤、子云看他四人，今日打扮分外好看，艳的艳，雅的雅，倒象有心比赛的一般。此刻都还穿着小毛外褂，琴言是元狐耳绒，宝珠是元狐抓仁，蕙芳是云狐抓仁，素兰是骨牌块云狐干尖，四人相对，就是“珊瑚玉树交枝，瑶草琪花弄色”，觉得楼外千枝红杏，比不上楼中四个玉人。次贤、子云虽时常相对，此刻亦还顾盼频频。子云道：“今日无肴，只是小饮，你们饿了就吃起来罢。”蕙芳道：“我真有些饿了。”子云吩咐先拿几样点心来，随后就摆了几样肴馔，大家小酌。

宝珠道：“方才听你们唱的是什么曲本？音节倒象很熟，而曲文却没有见过。”次贤道：“这是我当年一个好友制了一部《梅花梦》和曲本，有二十出戏。前日从书籍内找出来，将《九宫谱》照着他的牌子填了工尺^①，倒也唱得合拍，却只填了这一出《入梦》，其余不知唱得唱不得。明日与你们班里的教师商量，可以谱他出来。”蕙芳道：“那倒可惜了。我听这曲文甚好，还是你自己按谱罢。若与我们教师，他便乱涂乱改，要顺他的口，去的去，添的添，改到不通而后止。若能移宫换羽，两下酌改就好了，除非要请教那位屈先生。”次贤道：“他偏这音律上不甚讲究，弹琴之外一无所好。你与他讲，他又说：‘三代之乐已亡，故将《乐记》并入《礼记》’！”四旦皆笑。子云道：“我今日得了些江瑶柱，但是干的，作起汤来虽不及新鲜的，比那寻常海味还好些。”琴言道：“我闻新鲜荔枝与江瑶^②柱别有滋味，不同凡品。若那干荔枝也就没甚可爱，还比不上桂圆。那干江瑶不知是怎样的？”

蕙芳忽然大有感慨，呆呆不语，俯首若思。子云颇觉诧异，见他是偶恍该谐惯的，何以忽然如此？次贤问道：“媚香有什么心事么？”蕙芳道：“没有。”子云道：“方才很高兴的，此刻为何不乐呢？”宝珠等也看出蕙芳有些不快。蕙芳不语，停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花能开几日？”次贤接道：“七十年。”蕙芳道：“何以能七十年？”次贤道：“人生的世以七十年算，活一年开一年。”蕙芳道：“今年的花

① 工尺——古代音乐记谱，用以表示音阶符号的总称。

② 江瑶——即江珧，动物。

不是去年的花。”子云道：“有去年花，就有今年花。”蕙芳又道：“今年的花留得到明年么？”子云道：“看留的人怎样。”素兰道：“你们忽然学起参禅来。”琴言道：“据我看是开花不如不开好。”宝珠道：“何故？我说花谢不如不谢好。”蕙芳道：“不谢也是不谢的花。你听玉侬说荔枝鲜的时候何等佳妙，及干了便觉酸得可厌。何以形貌变而气味也会变呢？大约人过了几年也就清而变浊，细而变粗，甘而变酸了。”宝珠接道：“就是酸些，也是妙品，总比俗味强多了。”说得三旦齐声叹息。次贤、子云颇觉得意。

蕙芳又道：“我们要看静宜到七十岁时，还是这样不是？”次贤笑：“春华秋实，各有其时。就是荔枝，鲜的时候配得上杨贵妃，如今干了，也还配得上屈道翁，总还在枣栗之上！”说得大家笑了。子云道：“这一比虽切，然究竟委屈了道翁，他却不酸，还比为干江瑶罢。”次贤道：“那更委屈了。你是浙人，自然夸赞江瑶。若说那干江瑶，真象那从良老妓回忆当年，姿态全无，余腥尚在。”宝珠问次贤道：“食品之内究以何物为第一？”次贤道：“我口不同于人口，不敢定。以我所好，以鱼为第一。”琴言、蕙芳皆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次贤道：“食品中也分作几样，如人品不同，有仙品，有神品，有逸品，有妙品，有宜烹龙煮凤，有宜吸月餐露。使其相反，两不为佳。故往往我说这样好，他说这样不好。孟子曰：口之于味也，有同嗜焉。大概是论易牙所谓的味，皆合人之口味。若今日的厨子，也就单合他自己的口味了。”子云道：“正是。譬如去年那个熊掌，真真糟蹋了。怪不得晋灵公要杀宰夫，想是他也剩这一个，若还有几对留着，也不至恨到如此。”说得合席皆笑。

宝珠对琴言道：“上一回对戏目的对，你出四个字的，以后我也想着一副。”琴言道：“是什么？”宝珠道：“《游湖借伞》、《搜山打车》。”琴言道：“真好，工稳之极！”蕙芳道：“就是《别母乱箭》可以对《训子单刀》。”素兰道：“这么对，还有《闹朝扑犬》也可对得《打店偷鸡》。”子云笑道：“到底他们记得熟，可以不假思索。”次贤道：“自然，我们虽也记得几个，究竟是半生半熟的。”

子云道：“我有一个摆骰子的玩意儿，试试你们的心思。”叫取三颗骰子来。蕙芳道：“又是那个飞曲文的么？”子云道：“不是，这容易多着呢！将三颗骰子摆成一句诗，色样随你算。譬如四可以算人也可以算花，三可以算水也可以算风，象什么就算他什么，这不很容易么？我与静宜喝酒，你们摆来。”宝珠便接了过去道：“待我摆摆看，不知摆得出来摆不出来？”便摆了一个么、一个四、一个五，口中念道：

日边红杏倚云栽。

次贤、子云都赞道：“摆得好！这五算云更觉典雅，我们贺一杯。”素兰将骰子抓过去道：“我也摆一个。”摆了三个红，念道：

红杏枝头春意闹。

子云也赞了好：“这三个红都得个‘闹’字意。”即对次贤道：“我们也贺一杯。”蕙芳道：“‘枝头’两字似欠着落。”即摆了一个四、两个五，念道：

一色杏花红十里。

子云道：“这个更摆得好！”状元归去马如飞，此是湘帆的预兆！我们公贺，就是媚香也应贺一杯！”蕙芳听子云说得好，也觉喜笑颜开的，饮了一杯。琴言取过骰子，摆了一个四、两个三，说道：“你们都说杏花，我却说桃花。”念道：

桃花流水杳然去。

子云道：“很好，原没有限定杏花，各样皆可说得的。”与次贤各饮了一杯。宝珠摆了三个三、一个么，念道：

双宿双飞过一生。

子云与次贤赞了，饮毕。蕙芳抢过来，接着摆了三个六，斜摆了一个四。素兰笑道：“你们看他这么忙，抢了我的去，又摆出这个色样，定有个好句出来。”蕙芳便念道：

珍珠帘外向人斜。

大家一齐赞道：“好个‘珍珠帘外向人斜’！摆得真象！”合席各饮一杯。素兰摆了三个六、一个四，念道：

十二楼中花正繁。

次贤、子云也饮一杯。琴言摆了两上么、一个三，念道：

一一归巢却羡鸦。

次贤把琴言瞅了一眼，心中暗忖道：“今日玉依出语甚是颓唐，为何他偏说这些句子？”后来大家乱摆了一阵，有说得象的，也有说得不象的，大约今日摆的要推蕙芳第一了。

吃过了饭，又下楼逛了一会。过了小山，过了石梁，便是留春坞，就在留春坞内煮茗清谈。宝珠对子云将琴言的师娘要他出师及蕙芳、素兰的主意说了一遍。子云道：“若果如此，倒也很好。”便问蕙芳道：“你们有这力量作此义举

么？”蕙芳道：“若说力量原也勉力，但集腋成裘^①，也还容易。我与遥卿、香晚三人可以凑得六百金，王氏弟兄、■仙、瘦香可以凑得四百金。”次贤道：“我来一分，出二百金，前舟可出三百金，庸庵、竹君二人可出三百金，瘦香、湘帆、剑潭不必派他，凑起来已得一千八百了。若要三千，还少一千二百两，不消说是度香包圆了。”子云道：“难道华星北倒干干净净，一文不花，这么便宜？”蕙芳道：“据我说，不必要他出钱。如今与他讲，就是一总要他拿出来，他也肯，但是玉依只好在他家一辈子了。”子云点头道：“说得是。我想你们都不甚宽余，一时仗义挤了出来，恐后来自己受困。如今通不用费心，在我一人身上。只要你们讲，讲妥了，银子现成，叫他们来领就是了。但以速成为妙，一来玉依假期已满，也不宜常在外边，适或进去了，再找他出来也费事。明日你们就去，尽其所欲，自无不妥的。”三旦皆应了几个是。

琴言见子云如此仗义，感激不尽，不觉流下泪来，便跪下拜谢。子云连忙搀起，见琴言如此光景，颇觉惻然，说道：“玉依何必伤感。我看你终非风尘中人，不过一举手之劳，何足称谢！”三旦见琴言的凄惻是生于感激，子云的慷慨是生于怜爱，都也怅触起来，泪珠欲堕。子云问道：“这话谁去讲呢？须得个老成会说话的。若你们去，恐不中用。”蕙芳道：“此事少不得叶茂林。玉依是他同来的，又是他教的戏，他也老成会说话。”琴言连连点头道：“必得他去才妥。”子云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们早些回去罢。今晚就请叶茂林去讲妥了，我明日听信，碰玉依的运气何如。我宅里还有点事，不能陪你们，要过那边去。”子云带了家人先出园去了，回到住宅。

这边，四旦个个喜欢，辞了次贤也同去找了叶茂林，告知此事。茂林一口应承，又对蕙芳道：“停了一会，你与我同去，我年纪老了，笨嘴笨舌的，恐说不圆转，你在旁帮个腔儿。那位庆奶奶，嘴里好象画眉哨的一般，我有几分怯他。”蕙芳道：“人说他是个直性人，顺了他的毛，倒也易的很的。”琴言、宝珠、素兰先回去了。蕙芳与茂林练了一番话，约定晚饭后同去，蕙芳也便回来。却值田春航来看蕙芳，蕙芳即与他吃了饭，谈了一会。春航去了，茂林已在外面候了多时。

① 集腋成裘——狐狸腋下的皮虽然很小，但是聚集起来就能缝成一件皮袍，比喻积少成多。